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日瓦戈医生 (上)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日瓦戈医生

[苏联] 帕斯捷尔纳克 著
崔新异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内容梗概】

尤拉出身于一个实业家的家庭，父亲生活放荡，在尤拉很小的时候就遗弃了他和他的母亲。尤拉 10 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在破产后也跳火车自杀了。尤拉和舅舅韦杰尼亚平一起生活，后来又寄居在舅舅的好友、化学教授格罗米柯的家里，改名为日瓦戈。教授妻子安娜和女儿东妮娅都很喜欢他。安娜临终之际，安排大学毕业的学法律的女儿和学医的日瓦戈订了婚。安娜病故后，东妮娅成了外祖父财产的继承人，东妮娅和日瓦戈结了婚。日瓦戈在医院工作，不久他们有了个孩子，生活过得很幸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瓦戈应征上前线当了战地医生。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伤住进了战地医院。女看护拉拉精心护理他。日瓦戈逐渐对她产生了爱情。

拉拉的母亲吉沙尔是一个比利时工程师的遗孀、已经俄国化的法国女人。她听从丈夫的好友科马洛夫斯基律师的劝告，带着一儿一女从乌拉尔迁居莫斯科。科马洛夫斯基借照料她一家生活之机占有了她。后来又诱奸了刚成年的拉拉，拉拉过着痛苦而混乱的生活。为了摆脱科马洛夫斯基，她去做家庭教师，同时和爱上了她的帕沙结了婚。新婚之夜，拉拉向他坦白了自己的不幸，正直天真的帕莎大为震惊。不久，他们迁居到



日瓦戈医生

乌拉尔。一年后，为了寻求一种解脱，他参军上了前线。自从拉拉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后，他们之间便产生了猜疑。他上前线后很久没有音讯，拉拉正是为了寻找他才上前线当护士的。她得到的是他已“战死”的噩耗。日瓦戈就是在此时遇上了她。她也对日瓦戈产生了好感。日瓦戈想到妻子对他的忠心，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病愈后的日瓦戈回到莫斯科。不久十月革命爆发了。日瓦戈欢迎这场革命，因为它像“出色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纯熟地切掉了发臭的多年溃疡”。但革命的饥谨、严寒和他自身的患病，都促使他带上妻儿踏上去东妮娅外祖父留下的农庄避难的旅途。这是一次艰辛的路程。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火车开了三天，也没有走多远。一次火车陷入积雪之中，全体旅客在露天足足清扫了三天的积雪。他们历经劫难才平安抵达乌拉尔山区的山庄。他们在这里度过一段安静和温饱的日子。但日瓦戈又遇上了拉拉。正当他感情处于极度矛盾之时，游击队捉住了他并强迫他留下来当随队医生。日瓦戈随游击队到了西伯利亚。他在那里碰到了拉拉的丈夫、已是红军将领的帕沙。在游击队一年多的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战争、暴力的残酷无情，精神上陷于十分痛苦的境地，他终于开了小差逃回乌拉尔，而他的家人早已回莫斯科去了。他找到拉拉，一起过了一段虽简朴但幸福的生活。然而他们被当地政府怀疑为政治上不可靠，日瓦戈决定向瓦雷吉诺逃跑，因为那里更荒凉，也就更安全些。日瓦戈正说服拉拉时，已当上“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的科马洛夫斯基出现了，他骗走了拉拉。陷入痛苦之中的日瓦戈又遇到了帕沙，只是这时，帕沙已是革命追捕的对象，当他知道妻子被骗走后，绝望地自杀了。



日瓦戈重返莫斯科。人们告诉他，他的妻儿已作为移民到了法国，和他断了联系，孤单单的日瓦戈同房东的女儿马琳娜结了婚。他变得衰弱，越来越邈塌，渐渐丧失医生的知识和熟练技巧，精神萎靡不振，早就有的心脏病也发展得很严重。如是又过了8年，在他还不满40岁时，有一次上街，在公共汽车上心脏病突发而死去。闻讯赶来的拉拉来向他告别，参加了他的葬礼。日瓦戈的异母兄弟安德烈耶维奇在红色政权中服役，他同拉拉一起整理日瓦戈遗留下来的诗稿。拉拉和他谈起了往事。于是有一天，拉拉从家里出来后再没回来。她被捕了，她或者死在某一个集中营里，或者不知去向。

【作者介绍】

鲍里斯·列奥里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В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前苏联俄罗斯作家。他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曾为托尔斯泰的《复活》作过插图的肖像画家，母亲是一位钢琴家。少年时期，他潜心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达六年之久。考入莫斯科大学后攻读哲学。1912年曾前往德国马尔堡大学研读新康德主义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开始和未来派艺术家交往。1914年和1917年分别出版深受未来派影响的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和《在街垒上》。1922年发表的诗作《生活，我的姊妹》和1923年发表的《主题与变奏》是他的成名之作。1924年发表了塑造列宁崇高形象的长诗《崇高的疾病》，表现俄国第一次革命的长诗《一九〇五年》和《施密特中尉》，受到高尔基的称赞。30年代初，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旅行护照》和诗集



日瓦戈医生

《再生》等，反对以暴力实现革命目的，逐渐成为一个不合潮流的诗人。从1933年起，长达10年没有出版诗集，而改行译诗。他曾翻译过歌德的《浮士德》等西方诗人的作品，也曾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剧本。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发表了一些诗歌，并于1943年出版诗集《在早班的列车上》，1945年出版诗集《冬天的原野》。从1948年开始，他用8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反映十月革命中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西方轰动一时。1958年，他被授予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国内舆论界的压力，他拒绝接受这项奖金。1960年，他病逝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

【遭禁经过】

《日瓦戈医生》在苏联的遭禁，是二战后国际社会上苏联和西方社会之间冷战的结果。

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日瓦戈医生》后，把手稿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新世界》拒绝发表，并给作者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的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这个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苏联舆论界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1956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把手稿寄给了意大利出版商、意大利共产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在9月又打电话向费尔特里内利索回手稿。应苏联作协之请，意共领导



人及苏联驻意大利使馆向费尔特里内利施加压力，要求他不要出版此书，但费尔特里内利还是于1956年11月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译本，接着又出版了法译本和英译本。后来此书又以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并且在荷兰出版了俄文版。西方的主要报刊也纷纷发表盛赞此书的评论文章。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尼古拉·奇亚洛蒙特把此书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英国作家彼得·格林把它称为“一部不朽的书”。西方社会这股持续达二年之久的“《日瓦戈医生》热”，到瑞典科学院于1958年10月23日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达到了最高潮。

与西方舆论界相反，在苏联国内，《日瓦戈医生》及作者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和批判。苏联《文学报》著文称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给帕斯捷尔纳克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是国际反动派一次挑衅性的行为。1958年10月26日，《文学报》发表《新世界》主编及七位编委联名给该报的信，谴责帕斯捷尔纳克把手稿交给外国出版商的行为“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的起码荣誉和良心”，要求《文学报》发表《新世界》杂志社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同日，苏联《真理报》上一篇文章称帕斯捷尔纳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10月27日，苏联作协将他开除。莫斯科作家组织要求政府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高尔基文学院学生结队到作家住宅前投掷石块，击毁门窗。11月4日，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归国，苏联政府决不追究。鉴于此，帕斯捷尔纳克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给苏联当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信。恳求政府不要采取将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11月5日，《真理报》



日瓦戈医生

发表了他的“悔过信”：“《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制度的基础。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都是历史地注定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正宗知识分子遭到毁灭。”

围绕着因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引起的纷纷扬扬的争执，至此才告结束。而《日瓦戈医生》也因被苏联政府判定成为了西方社会反对十月革命的一个口实而遭禁。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才出现了苏联国内出版的《日瓦戈医生》。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五点钟开出的快车	(1)
第 二 章	另一境地的女孩	(21)
第 三 章	在斯文季茨基家举行的圣诞舞会	(70)
第 四 章	形势所迫	(103)
第 五 章	告别过去	(147)
第 六 章	一个在莫斯科度过的冬天	(188)
第 七 章	旅行途中	(238)

第 二 部

第 八 章	抵达	(291)
第 九 章	瓦雷金诺	(317)
第 十 章	大道上	(349)
第十一章	丛林中战士	(373)
第十二章	山梨树	(398)
第十三章	带雕像的房子对面	(423)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金诺	(469)



日瓦戈医生

第十五章	结局	(519)
第十六章	尾声	(561)
第十七章	日瓦戈的诗	(577)



第一部

第一章 五点钟开出的快车

—

伴随着《安魂歌》，送殡的队伍向前走着。歌声间断时，脚步声、马蹄声、轻轻的风声似乎依然在反复唱着那支歌。

路上的行人纷纷给送殡的行列让道，画着十字，数着花圈。有些好奇的人向行列走来，问：“是谁家出殡？”回答是：“日瓦戈家。”“原来这样。这就明白了。”“但是，葬的不是老爷，而是夫人。”“不管怎么样。殡礼真够排场。希望她早升天堂。”

有限的是送殡的路，终于走完了。当教士念过“天主、大地和大地上的生灵”的告别辞，便画着十字，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身上撒下一把黄土。唱起《虔诚的灵魂》。然后就忙活起来。棺盖盖好，钉上钉子，下葬就开始了。四把铁锹急急忙忙用雨点般的黄土撒向坟墓。一座新坟转眼间堆起。坟头上，爬上来一个十岁的男孩。



当殡礼结束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种木然失神的感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似乎坟头上的小男孩要对死去的妈妈讲些什么。

他仰起头，用视而不见的目光把寂寥的秋日天空和寺院圆顶扫视了一下。他那翘鼻子的脸走了样子。脖子伸得老长。那种形态，就像一只马上要嗥叫的小狼的样子。小男孩把脸用两手捂起来，放声大哭起来。一片云彩迎面飞来，将冰冷的雨点淋在他的脸上和手上。坟前走来一个身穿黑衣、窄窄的袖子上带有皱褶的男子。他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杰尼亚平，是死者的弟弟，小男孩的舅舅，原本是一位教士，但是后来还了俗。他来到小男孩跟前，带他走了。

二

在寺院的一个房间里他们住了下来，因为舅舅是这里的老熟人，这是圣母节前夕。第二天，他们要到伏尔加河边一座省城去，那地方在遥远的南方。舅舅尼古拉在那儿的一家出版社工作，那家出版社出版一份进步的地方报纸。已经买好了火车票，行李也捆好了，在寺院的房间里寄存着。因为车站离得很近，冷风不时地送来来回调动的火车头那哭泣般的汽笛声。

冷得厉害时已是傍晚了。从两个落地窗朝外望去，那围着黄黄的刺槐树棵子的荒芜的菜园的一角可以看到，大道上一个个冻住的水洼儿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刚刚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坟地的一端。菜园里只有几颗冻得发青的皱皱巴巴的白菜，其它什么都没有了。那落光了叶子的刺槐树棵子像发了疯似的在狂风中乱摇乱晃，纷纷倒向路旁。



夜里，窗子上的敲击声惊醒了小男孩尤拉。黑糊糊的房间里令人惊异地闪动着一种晃晃悠悠的白光。穿着一件小褂的尤拉跑到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向外望去，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菜园，更看不见坟地。外面狂风呼啸，大雪漫天飞舞。就好像尤拉被暴风雪发现了，暴风雪意识到自己可怕，并且因为吓坏了尤拉而沾沾自喜。暴风雨又尖叫又狂啸，处心积虑吓唬尤拉。如同看不见边的白布似的从天而降，一股股大雪，就像给大地盖上一层层的尸衣。天地间只有狂风大雪，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尤拉想到要穿上衣服他从窗台爬下来，跑到外面去，干一点什么。也许是他怕大雪埋住寺院的白菜，挖不出来，也许是怕妈妈被大雪压住，妈妈经不住压，会越陷越深，和他距离越来越远。

他最终哭了起来。被吵醒了的舅舅，对他说了一阵基督的话，安慰他，后来舅舅打着呵欠走到窗前，沉思起来。天放亮了，他们开始穿衣服。

三

尤拉母亲活着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父亲在西伯利亚和国外的许多城市到处游荡，吃喝玩乐，早就抛弃了他们，早已把他们的万贯家财挥霍一空。尤拉常常听说的是，父亲时而在彼得堡，时而在某地集市上，特别是经常在伊尔比特的集市上。

体弱多病的母亲后来害了肺病。她常常去法国南部或意大利北方治疗，尤拉陪她去过两次。尤拉时常由外人轮换着照管。他的童年生活就这样在一连串的闷葫芦和不安宁中度过。



他对这些变化早就习以为常。在这种不安宁的环境中，他对于没有父亲的关怀不觉得奇怪。

许许多多东西在他很小的时候还都带有他们家的姓氏。

有日瓦戈工厂、日瓦戈商号、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别针扎领带法，甚至一种像糖酒点心那样的圆形甜饼也被称作日瓦戈饼，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只要对车夫喊一声“日瓦戈家！”车夫立即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就像老兵听到口令那样。四周是静静的花圃。乌鸦落向下垂的雪松枝头，踩得枝头的雪纷纷往下落。乌鸦那像树枝断裂一样的嘎嘎叫声传得很远很远。从林荫道那边的新屋里一条条良种狗跑过来。暮色渐渐浓了。屋里的灯火亮了。

然而有一天他们家穷了。这一切灰飞烟灭。

四

一九〇三年夏天，舅舅带着尤拉乘马车上杜布良庄去，那庄园是爱好艺术的丝绸厂厂主科洛格里沃夫的。舅舅是去找教师 and 通俗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鲍伊尼科夫。

喀山圣母节正是农忙时候。田野上一个人也没有，不知是因为过节，还是因为正是午饭时候。没有割完的庄稼地在烈日的照射下，就像是剃了一半脑袋的囚犯。田野上一群群鸟儿在来来回回飞着。在没有一丝风的时候，小麦垂着头，身杆却站得笔直。割倒的小麦被一堆一堆的堆在离大道很远的地方。人望的时间长了，就好像麦堆在动，就像是天边许多土地丈量员在来回地走，在做记录。

“这些地是谁家的？”舅舅向出版社里干粗活儿和看大门的



巴维尔问道。他这时正交叉着两腿，弯腰斜坐在驾车座上，他不是真正的车夫，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干这一行的。“是庄稼人的，还是地主家的？”

“这一片是老爷家的，”巴维尔一面抽起烟来，一面回答，“那一片……”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停了很久之后，用鞭梢指了指另一边，说，“庄稼人的是那一片。喂，快走！”他时不时地吆喝着马，像机器师注视着仪表似的，目不转睛地瞅着马尾巴和马屁股。

可是驾辕的马规规矩矩地走着，就像世界上所有拉车的马那样，好像从来就不知道调皮捣蛋似的，拉套的马却像个无所事事的闲汉，把身子弯得像天鹅一样，只知道跟着自己晃动的铃声跳甩腿舞。

舅舅是去送一本有关土地问题的小册子的校样给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出版社要求他再修改修改，因为书刊检查更严了。

“太不像话了，这个县里的老百姓。”舅舅说，“在潘科夫乡还杀了一个买卖人，把县里的养马场都烧了。你们村子里是怎样说的？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

然而巴维尔把事情看得极糟，甚至超过了那个不许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激烈言论的书刊检查官。

“老百姓简直是胡闹。能有什么好说的？目无王法！这些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要是由着庄稼汉胡闹，他们会手足相残，闹得鸡犬不宁。喂，快走！”

尤拉跟着舅舅上杜布良庄园已经是第二次了。尤拉自以为对这条道路再熟悉不过了，每当眼前出现辽阔的田野，田野周围的树林就像细细的镶边儿的时候，尤拉就觉得那向右转弯的地方马上要到了，一转弯就是那时隐时现的十俄里之外的科洛



格里沃夫的庄园和远处闪闪泛光的河水以及河那边的铁路了。可是他每次都估计错了。过了树林又是树林。过了田野又是田野。无边无际的田野引人遐想，引人思索未来，使人心胸开阔。

后来那些书使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成名，此刻虽然一本还没有写出来，但是他的构思已经成型。他还不知道，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时来运转了。

此人马上就要跻身于大学教授、当代文学大家、革命哲学家之行列，他探讨过一切他们关注的问题，然而除了所用的术语之外，他和他们便毫无共同之处。那些人都死守着教条主义，满足于一些外表和词句，当过教士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探讨过托尔斯泰主义，也不断地向前探索。他极其渴望有一种切实有益的主义，这种主义能够在千变万化中指明真正不同的道路，使世界向好的地方转变，这种主义就像天空的闪电与滚雷，应当是妇孺皆知的。他渴求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新的东西。

和舅舅在一起是尤拉最喜欢的。他和母亲一样，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他很像母亲。对于任何陌生事物都不抱什么成见。他和她一样，有一种平易近人的高贵感情。他也和她一样，看一切事情都凭第一次印象，而且只要这些想法还没改变。一开头是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

尤拉十分高兴舅舅带他上杜布良庄来。杜布良庄景致很美，这使他想起妈妈，由于妈妈很喜欢大自然景物，常常带着他出去玩。此外，尤拉高兴的是，他又要同住在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家里的中学生尼卡·杜多罗夫见面了，虽然尼卡比他大两岁，可能不把他放在眼里。尼卡在握手的时候总是使劲把手向